



沙河坝风情

白 危



BK60/118

07
I247.5
2442
3

沙河坝风情

白 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B

363335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粤东侨乡生活的长篇小说。

沙河奔流不息，迟、陈两姓各据一岸，世代冤仇，械斗不止。迟姓青年松古同陈姓大地主家卖身丫头四喜妹执意相爱，引出一幕悲剧。作品由此展开宗族、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描写了侨乡独特多姿的风土人情和华侨、侨眷的悲惨命运。

作者自小生长侨乡，书中所写皆少时耳闻目睹、感受至深之事，娓娓叙来，真实、自然、动人。

责任编辑：高贤均 袁榴庄

沙河坝风情

Shaheba Fengq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3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3}{16}$ 插页 3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400

书号 10019·4048

定价 4.00 元



作者像

上 卷
望 夫 崖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又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粤东韩江流域客家山歌

每年秋高气爽，大雁南飞，横空掠过山环水抱，风景秀丽的侨乡沙河坝时，声音叫的格外嘹亮，仿佛特意来此通知侨眷们，谁有万金家书要捎给那远在天涯海角的亲人，就赶快拿出来。多少年来，每当松古妈听到孩子们在禾坪上欢呼雀跃，高喊“雁鹅牵直！雁鹅牵直！”的声音，她那破碎了的心便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情不自禁地扔下手里的活计，赶忙跑出屋外，手搭遮阳，眯起眼睛眺望着排成一行的雁鹅，失望地目送着它们隐没在白云飘渺的蓝天里，便感到万分惆怅，全怪那雁鹅太无情，她还没有来得及嘱咐一声给那负心人儿捎个口信（因为她不会写信），而它们却已经飞得无影无踪了。

“松古爹呀松古爹，你究竟在哪里呀？”她在心里绝望地叨念着，几乎要呼呛出来，“雁鹅还知道自己有窝，一年一度，万水千山飞回来看望，可你一去番邦几十年，就不知道转唐山①，你呀，太冇良心啦！”

松古爹是她的丈夫，姓迟，小名阿德。按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古老风俗，年轻时大家叫她阿德嫂，自从阿德过番她生了松古后，人家就叫她松古妈。松古妈现在是沙河坝北岸大地主至德堂大厦陈世八老爷府上的烧饭奶妈②，以她的身份，一般

① 粤东韩江一带的华侨，在那年月，绝大多数都是“卖猪仔”到南洋岛做苦工。所谓番邦，通指外国，出国叫“过番”，归国叫“转唐山”。

② 松古妈年轻时是陈家大少爷的奶妈。大少爷长大后就留她在陈府烧饭，所以又称她是烧饭奶妈。

说来，要比卖身为奴的粗使婢女高一些。但是事实又不然，因为她是作为人质抵押给世八老爷的。此事说来话长。

只因那年闹饥荒，她的丈夫迟阿德抢了陈府的青苗，被世八老爷拿官究办，关在班房里，判了个终身监禁。松古妈挺身而出，愿以身替丈夫赎罪，许给陈家终身为奴。先是当大少爷的奶妈，后来便成了陈府的烧饭长工。迟阿德出狱以后无以为生，只得自己“卖猪仔”^①，任凭本村的水客^②带到苏门答腊，典给一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橡胶种植园当苦工。儿子迟松古是他过番以后第二年才生的，因此父子二人从未见过面。迟阿德过番二十多年没有转过唐山。头两年逢年过节，只要有本村的番客回来，还托人捎回十个八个荷兰盾^③，约合国内光洋一二十元，接济家用。其实，不管寄不寄钱，只要有封平安家信，松古妈心里便感到十分踏实。不久果然来了一封信，寥寥几个字，也还是请人代笔的，说是他在番邦水土不服，一心想转唐山，但又苦于没有盘缠，身不由己。从此以后便音信杳然，好教她想念死啊！松古妈不认得字，写封家信，也是千难万难，请人代笔，有许多心里话又说不清，也不知丈夫究竟得了什么病，在番邦如何生活。只听人说，那地方很远很远，从汕头坐大火轮还要走七天七夜，穿过七洲洋，在爪哇国的一个什么小岛上种橡胶。总之，那地方在赤道线上，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单衣就足够了，但必须

① “卖猪仔”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在家无法谋生的农民，想到番邦去谋生，但又无能为力，只好把自己当“猪仔”卖给水客。另一种是被水客花言巧语拐骗到番邦，当“猪仔”卖给殖民主义者当苦工的。

② “水客”，这里是指专门从事贩卖劳工给殖民主义者为职业的人贩子；另有一种水客是兼营侨胞汇兑业务的。

③ 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尚未独立，仍属荷兰殖民地，故称“荷属东印度”，通用的货币叫荷兰盾。

每天用冷水冲三次凉，从头冲到脚，尤其是初到番邦的生客，否则就要得热病。而且那地方还有许多生番，也就是当地的土著，生活习惯与华人迥然不同，同“卖猪仔”出去的华工混在一起，矛盾也很多。每当松古妈听到这些就不寒而栗，恨死陈世八这老不死的逼得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她虽然没有读过圣经贤传，却懂得不少《女孝经》和《烈女传》的典故，从中学到许多妇女必须遵循的“三从四德”做人的道德规范。再说她生长在侨乡，耳濡目染，多少也沾了番客们带回来的一些西洋风气，因此见识上就比一般农村妇女要开阔得多。无奈她生长在礼义之邦，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封建伦理枷锁束缚住她的思想，不容许她有半点自由活动的余地，这就是她死心塌地愿为迟家守节的根源，也是她时常感到苦闷而又无法自拔的原因。因此她常常自思自叹：“松古妈呀松古妈，你好命苦啊！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也不过一十八载，而你守了大半辈子的空房，还望不到头呀！”

沙河坝隔河相望有两个大庄园：北岸以至德堂大厦陈世八为主，南岸以迟氏宗祠的大总管迟继祖为首，各人独霸一方，两姓世代冤仇，誓不两立。松古妈从小嫁到南岸迟阿德为妻，那年刚满十八岁就梳头^①，恰逢荒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婚后三个月，迟阿德逼得没有办法，就带头打饥荒，抢了世八老爷家的青苗，被捉进官府。其时正值鼠疫猖獗，松古妈怕他屈死在班房里，自愿卖身为奴，硬把他赎出来。想不到事隔二十多年，而今又遇到鼠疫盛行，比上次来得更为猖獗，三天之内，沙河坝南北两岸就抬去二十八副棺材，闹得人心惶惶，纷纷往外逃亡。就连镇上名医圣手蔡济时也束手无策，丢下祖传四世的家业，逃往云

① 客家风俗，农村盛行童养媳，到十五六岁就同房，谓之“梳头”，意即从此把辫子改梳髻子。

霄山开元寺削发为僧去了。唯独镇上五瘟神庙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纷纷前来烧香磕头，但却枉然。此外就是棺材舖生意格外兴隆，供不应求，最快也得等两天才能赶制出来，还是白坯子，质量既差，价钱又贵。因此穷人连死也死不起，死了只好软葬，还得花加倍的钱才能找到仵作来掩埋。好在时值春夏之交，天气还不算很热，尸首停一两天还不至于腐烂发臭。总之，沙河坝成了飞鸟寂然，行人绝迹的死亡世界。纵有万贯家财的世八老爷也感到朝不保夕，生命岌岌可危，只好带了家小和金银财宝，临时包租了一只八桨大木船，沿着韩江顺流南下，逃到汕头当寓公去了。

陈府有一个卖身婢女，现年十五岁。她是五岁时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至今生身父母不知道她的下落，因此没名没姓，世八太太就给她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管她叫“四喜妹”。老爷太太高兴时就叫她“四丫头”，不高兴时干脆叫“死丫头”或“气死丫头”。四喜妹从小就跟着烧饭奶妈松古妈在厨下干粗活。松古妈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她见四喜妹孤苦零丁，五官端正，人又伶俐，便瞒着老爷太太，私下收她做了自己的干女儿，因此格外疼她，教她在厨下帮做些粗活，例如烧火，拣菜，喂猪，喂鸡鸭鹅，处处体贴她，长到十二岁才教她去河里挑水，劈柴，纳鞋底，缝补衣裳，随着年龄的增长，粗细活也都能拿得起来。她的一套做人的规范，什么“三从四德”，《三娘教子》、《孟姜女哭长城》、《田素贞化缘》一类故事，就是松古妈在这段时间里教给她的。到了十五岁，她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材，粗眉大眼，一张红荷荷的圆脸盘，身材结实，肌肉丰满。今年刚交十五岁，世八老爷便打她的主意，想收她做第八房偏房。这可急坏了松古妈，变着法儿来胡弄老爷，说四喜妹这丫头命苦，生下来便落了个不治之

症，谁曾料到她竟是个石妹子^①，看来这一辈子只好去当尼姑，要想做人家的媳妇恐怕是没有指望的了。偏巧这时又碰上沙河坝鼠疫流行，世八老爷逃命要紧，再加上太太的反对，绝不许将她也带到汕头去逃难，便把这件事暂时搁下了。临走之前，世八老爷把老管家陈福和松古妈叫到上房，嘱咐他们道：

“你们二位都是我家的老佣人，我们出去之后，这屋里屋外就全靠你们二位了。四丫头这细妹仔还是让松古妈来管教。希望你们二位和和气气管好这个家。秋后看情形，我若能回来更好，要是回不来，我会打发账房先生回来收租。”

“老爷请放心！”陈福和松古妈同时回答道。陈福正要下跪给老爷磕头，世八老爷连忙含泪搀住他：

“免了罢，只要你们给我管好这个家，一切都有了。”

世八老爷舍不得丢下沙河坝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家业。一想到这件事，便止不住掉下泪来。最使他伤心的还是这幢座落在沙河岸边，拥有七十二间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三十间偏房，四角配有碉楼的三屋围龙，新近落成的至德堂大厦，内部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来得及举办乔迁之喜，先就抬出一大一小两副棺材，这是非常不吉利的兆头。这两副棺材几乎同一天抬出去。还有一副大棺材没能抬出去，现在仍然停放在西偏屋，这是世八老爷最心爱的三姨太太的灵柩，她是由于不堪忍受太太和众多的姨太太的争风吃醋而上吊自尽的。老爷念她生前曾服侍过他一场，决定瘟疫平定之后，给她风风光光大办一场丧事的。偏偏她又死的不是时候，只得暂时停灵西偏屋，待瘟疫过去之后，再行择吉出殡。世八老爷虽然年逾花甲，身边已有七房姨

^① “石妹子”即通常所指的阴阳人。

太太，膝下儿孙也不少，还想收四喜妹做三姨太太的填房。怎奈家门不幸，接连遭到不测之灾，虽有万贯家财，又有何用？想到这里就不由他不胆寒。在逃命之前，他依然念念不忘到处去巡视一番。陈府一家老小连男女佣人，包括长工短工在内，虽说也有五六十口，但偌大一幢大厦，住在里面依然显得空空荡荡，而今举家逃难，越发显得冷冷清清，大而无当了。他平时不敢单独一个人去后院和西偏屋，一怕触景伤情，二怕中了风邪，必得有人陪着他壮胆，才敢迈步走进那些偏僻的地方。现在虽有老管家陈福作伴，腰里又挎着驳壳枪，寸步不离跟着他，但他仍是感到心虚胆怯，举步艰难，轻易不敢跨出后院的大门坎。说也离奇，这位在世人面前如狼似虎，吃人尚且不吐骨头的恶魔，面对冥冥不可捉摸的鬼神竟怕得如此要命。

“老爷，别到后院去了吧！”老管家陈福见他如此光景，上前劝阻道，“风水先生说了，西北角不干净，改日请和尚道士做过水陆道场之后再去吧。”

世八老爷迟疑不决地望着五斤半重的大铁锁，果然停步不前。心想，陈福毕竟是老管家，想的周到，这种时候，犯不着去惹神惹鬼。其实他哪里晓得，这时四喜妹正被太太反锁在后花园里，陈福怕他看见四喜妹又要把她带走，太太面前不好交代，因此推说后花园不干净，硬把老爷瞒过去了。

世八老爷举家逃难后，至德堂大厦就显得更加冷清了。如今撇下老管家陈福和烧饭奶妈，外加一个婢女四喜妹，其实不过看守一幢空大厦，种点瓜豆，管好鱼塘，喂好几口大肥猪和一大群鸡鸭鹅，每天按时给三姨太太灵柩前的长明灯添一次油，别的也就没有多少事情了。世八老爷的万顷良田都佃给周围的佃户，到时候自有帐房先生去收租，用不着他们去操心。看来杂事

虽不多，但也够他们三人忙的，从日出到日没，几乎就没有空闲的时候。松古妈的儿子迟松古比四喜妹略大几岁，住在沙河坝南岸迟家祠后面自己的破房里，佃种世八老爷在南岸仅有的三亩水田，兼管饲养东家一头牯牛，单门独户，自谋生计，逢到风调雨顺年景好，日子倒也还能将就过得去。只是有一桩心事使他母子日夜感到不安，那就是他们和陈世八有不共戴天之仇，却又无法摆脱他的生活镣铐。另一桩心事是松古今年已经二十出头，按照乡里的风俗，早该成家立业了。无奈家贫如洗，谁家的闺女肯嫁给一个穷光蛋？松古妈心地善良，是个安分守己的妇人，也不抱任何幻想，她脚踏实地，有心要把四喜妹培养成人，一直把她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四喜妹本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得到松古妈慈母般的爱抚，自然感激不尽。松古妈不愿让儿子踏进陈家的大门，也是为了这个。怕他楞头楞脑，血气方刚，容易感情用事，无端惹出是非来。如今世道衰微，瘟神又威胁着人的生存，村里已经逃的十室九空，穷人的命不值钱，要逃无处安身，只得蹲在家里听天由命。趁老爷太太不在家，松古妈便和陈福商量，把儿子接来住几天，白天帮她干点杂活，晚饭以后叫他过江回本村，以弥补她母子长期分离的痛苦。

立夏以后，白天日长，屈指算算，老爷太太举家逃难也快个把月了。原先说是到外边躲一躲瘟疫就回来的，谁知他们一到汕头，便被那花花世界迷住了，正如古话说的，简直“乐不思蜀”了。虽然太太心疼花钱太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来，但都遭到老爷和姨太太们的暗中抵制，几次订了船票也没用，到期又只好忍痛折价退票。一天，陈福接到太太私下寄来的一封信，说他们无论如何要赶回来过端午节，要他如实禀报家乡的疫情。陈福见信拿不定主意，晚饭的时候便和松古妈谈起这件事：“眼

下看来疫情是刹住了，万一他们回来又有变化呢，那就不好交待了。”松古妈说：“老管家说的是。你只要把心里的话老实告诉他们，让老爷太太自己拿主意。”陈福点头称是，决定就这样回太太的信。

这天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山，蚊子已经嗡嗡出动。趁四喜妹喂猪去了，厨下没有旁人，松古妈把儿子叫到跟前说：

“我的儿，你如今也不小了，论理也该成家了，无奈我们家穷，没得办法。四喜妹是个好妹子，只怕老爷不肯放手。她留在陈家也是凶多吉少，天长日久，难保不出事故。我倒是有心叫她逃出这个虎狼窝，可是往哪里逃呢？你二姑在山里，要么你明天往山里跑一趟，问问你二姑能不能暂时把她收留下来，老爷他们快回来了，先躲一躲再说，你看好不好？”

“逃到山里就能躲得了么？”松古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虽还年轻，但也知道沙河坝这方圆百十里的山林都在陈家势力范围之内，正如俗话说的，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啊。

“眼下你先去探探路子，日后也有个退路。”母亲说。她何尝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不过她有自己的打算。反正四喜妹是买来的丫头，我慢慢攒点钱把她赎出来就是了。

“阿妈，你又糊涂了，世八老爷这条老狗熊是不会放过她的，太太又是见钱眼红的人，你想拿钱去赎，她会连本带利一起算进去，叫你赎你也赎不起。何况老爷本来就要霸占她。”

“我不能眼看着她掉到火坑里不管。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明天就上山，先探探你二姑的口气再说。我的儿，听阿妈的话没有错。去吧！”

自从松古妈把四喜妹收为养女后，松古便和她兄妹相称。松古住在沙河坝南岸，小时候寄养在大番客邇来唐的老管家四

阿婆处，轻易不敢过河到北岸陈家来看望母亲，他和四喜妹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因为小的时候都在松古妈跟前长大，耳鬓厮磨，两小无猜，也就显得格外亲热。如今年纪都大了，见了面倒显得有些生疏。虽说侨乡风气比较开通，但这男女之大防，是万万不能逾越的。尽管少男少女都有爱慕之情，却似严冬腊月浸谷子，等不到萌芽，便给冷酷无情的严寒冻死了。因此松古和四喜妹之间是否有非分之想，真是讳莫如深，就连做母亲的松古妈也难以猜透他们的心事。

松古听了母亲一席话，觉得也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便带了干粮和防身用的扁担上云霄山寻找二姑去了。

这云霄山山高林密，人迹罕到，兼之是毗连闽粤赣三省交界，历来就是强人出没，三不管的地方。当年他二姑怎么会嫁到这里呢？无非是因为一个穷字。那时恰逢歉年，被媒人花言巧语，用一担稻谷两张虎皮骗到云霄山，卖给猎户侯应龙为妻。初去时，钱粮赋税没人管，拉夫抓丁摊不到，倒也象个世外桃源。不管世事如何变化，那里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耽心的只是豺狼虎豹。怎奈好景不长，不久两个军阀混战，从此天下不太平。但是穷家难舍，熟土难离，到了这个时候，侯应龙要想离开山地，落户平原，也就难乎其难了。迫不得已也和山里强人打交道，才能得以保住自己的立足之地。二姑自从嫁到山里后，难得有机会下山来一趟，一则因为山高路险，行动不便；二则家务缠身，离不开她；三则娘家除了内侄松古之外，没有其他嫡亲长辈需要应酬，也就懒得走动。侯应龙是靠山吃山的猎人，更难离开自己的生活基地。派儿子下山来走亲访友吧，又怕碰上拉伕抓丁，因此两家日渐疏远。眼下松古奉了母命前去探路，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走了两天的盘山小路，越过一道又一道飞鸟难越的深涧，